

嘉祐集

四



他刊印

海山

他刊印

嘉祐集卷第十二



趙郡蘇洵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

嘉祐集卷第十二

一

二

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騁驕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

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奔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過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

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

嘉祐集一二

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右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

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菰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我以為笑以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尔揚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

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

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讎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



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譜例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為

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

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太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

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

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表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鉞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夔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年若干

七月二

十六日

嘉祐集十三

二

念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晫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駿

子昭遇

無嗣



及吳回重黎為帝譽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  
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  
惠連為參胡次曰箴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  
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已氏  
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  
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  
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汝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  
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  
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  
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  
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  
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  
有味道玄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舉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

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  
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  
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  
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  
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  
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  
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  
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父始而  
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  
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

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烏乎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然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刺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

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山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鉞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日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

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最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奔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入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詞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

六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政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耻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者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竊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 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



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采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蘇氏族譜序十三

八

龍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序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許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

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足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恠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謹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弈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焉歸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

嘉祐集十四

一

九

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歎未隊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

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指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甚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

有布集十四

三

集

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澹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獲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

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子家有二峯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蘄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子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子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

老翁井銘

四

老翁

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徃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消涓斯泉空溢以瀾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

謂公老其威相相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曆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鑿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懼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颯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展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器難非今人脣傳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

書卷第十四

札

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殼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

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烏乎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

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亦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珠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訖訖哉哉滿眼蚍蜉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愴愴其惟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

嘉祐元年

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怵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譴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湧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持以定慶曆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涂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廢我喜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矚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疑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錢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

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去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如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永存後益以踈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族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其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

於有集一四

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非

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向撫摩既冠既已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子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靈昔汝之

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徃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媿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以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女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頤膳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嗟嗟傷心悲不能止

嘉祐集十四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徃徃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

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楠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奏

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嘉祐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洵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霧霧為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為我百許豈  
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鳴鳩穀穀晨號天平未雨余不告勞誰為  
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乃不我駕遇  
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  
子我志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筆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界我子  
我所為盡奪我有子欲不觸盡六公之笠

嘉祐集卷第十五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  
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  
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外我堂來飲我罇羞醜不時詈我不勤求  
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  
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  
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  
感激數十郡連衡闢羗夷新造勢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  
歎息真數竒果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  
柰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鱗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

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

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

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

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

岐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墨迺應

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異想結

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

重安置無歌危篆鼎元大腹高屋無弱楹古器合尺度法物

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而羈筆法

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畫木斤及斯因

為團團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

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

蘇軾集卷十五

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籜

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飈動槁葉群竄迹如掃異

照野明曷曷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蒼蛇靈杵

荅二任

魯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鄉

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海人坐

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道

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

我道亦未尔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鬚鬚重祿

恩治山中畚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為山中橙

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岬翫此可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

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弃其官得太子中

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

意於高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  
果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  
之非戲云尔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  
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感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世厭遂  
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之  
天扎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  
獸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  
物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  
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竒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規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  
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獸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  
大雪冬沒脛夏秋多地玩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屨

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  
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嘆坐定聊回顧風色非人寰仰  
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揭來荆渚談笑  
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暫過難詳蘧其間  
巫廟十數巖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荒淫土老  
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開闢志是  
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酒  
爛漫走塵土耳聾目眩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澗道  
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  
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輶轅自是識高岳蕩蕩容顏尊不入  
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曉  
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  
倚山棧黃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栝馬足險崖  
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壑激現駐鞍轡不忍驅以鞭累累  
斷絕

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鴛鴦如爭先或時度岡領下馬  
怪事看愈好勤劬髮青歡行行上劍閣勉強踵不前矯首  
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  
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  
徃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不  
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  
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彈下山復南邁不一  
五嶺望可見欲徃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壑此立  
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  
徃求與識面復見山巒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斫鏢包裹  
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巖刻氣不温不熯嵩華背氣色  
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累天鶴四籠巖岷岷  
峨眉亦南隄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如烹鼎牛過  
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舟  
此可著意看

上田待制詩

日落長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  
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樑少年  
勇力不自驕頗能啗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  
累累鬪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  
脫甲森不顧袒湯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踖不  
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泯泯右手握塵尾指  
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  
此特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奔  
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  
鷺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閉堅卧



芒刺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  
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侯願得說肺腑貧  
不復苦自嘆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慷慨  
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氏  
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西蕃久不交老  
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蕃  
何策安西邊傳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荅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  
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以所陪拜君  
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頽我子在襁褓君  
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  
沉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  
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自秀且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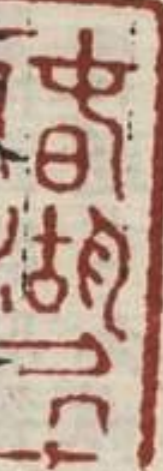
本不出家傑苦見吟齟齬自不  
東走陵巔崖不共君在此得奉笑與談君  
我老應可怪白髮生兩頰新句辱先贈古  
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荅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  
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眾人但愆尤置之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  
豈其陷在巔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  
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  
紅旌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  
意今西還白





癸酉四月十四日有書友攜此宋刻嘉祐集示余索直白鐵四十金云出自松江故家余一見稱異刻本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中可為希有雖首尾略缺諸歲書家圖記已鈐于缺少處崑山徐氏收得時即如是則缺失已久瑕不掩瑜惜床頭金盡弗敢過而問焉及書友持去因檢舊藏蔣篁亭校宋本核之方知所據即是本末句缺失皆王亭注明卷首朱筆校改第七卷目錄起乃悔當時未及留一對勘也復三携來取第一卷中第七葉校云宋本作數月顧千里以為不可解借本校本識後語與此宋刻對數月二字作年蓋覆本訛數年為數月將校宋作數年而涉筆偶誤仍為年為月耳益見宋本之可寶貴而校本之不足恃如此余遂有欲得意適外未有至蘇購書者欲得宋元

人集余輟重出本屬書友往應其求因為賤損以就之而是書亦以他人還價未至物主允降價相就竟成交易書直未酬據為己有再取將校本一勘之無不吻合宋刻中有黑筆所改所增者皆王亭筆卷四中遠慮篇故後世不得見耳校云耳或改其非是此舊時人校改皆亭以為非惟親見宋刻又先得校本故得互相證明古書授受源流親切如是余於翰墨因緣抑何深耶通體塗抹尚為宋人讀本標舉眼目遇宋諱皆以朱筆圈其字亦足證版刻之前故所避不廣皮相者以為大疵非真知宋本之妙者至于書之由來唯傳是樓物猶可指證其目云宋板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四冊今本悉符云

案卷七十三  
蘇氏族譜  
子詢下宋本  
為安人增款  
輟二字首王亭  
未及細審校云  
從宋本增當誤  
為非親見宋刻  
何由知之校本  
之不如宋本此  
可見矣

嘉慶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黃丕烈書于百宋一廬

越日晨起復閱知前跋多誤字三行缺少當作  
缺失六行末句當作末卷十二行因為當作過為昨晚  
書畢燭已見跋未及細閱因此致誤乃悟望亭校誤六出無  
心也復前又識時雨甚天陰普微一架落紅繽紛新綠掩  
映幽牕岑宗清味如是



越歲丙子仲春六日辰起無聊偶檢及此  
覺古色古香久而味著致法精詳去之源流  
洞悉無遺幸生心血略盡于此矣重展慨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嘉祐集 / [宋] 蘇洵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48-7

I. 嘉... II. 蘇...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宋代 IV. I26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29號

ISBN 7-5013-2648-7



9 787501 326488 >

書名 嘉祐集(全四冊)  
著者 [宋]蘇洵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二·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48-7 / K·982

定價

一〇四〇圓



9 787501 326488 >

ISBN 7-5013-2648-7 / K·982  
定價 一〇四〇圓  
E-mail: Bstfb@nlc.gov.cn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Website: www.nlcpress.com

